

关键词:家有考生

反面教材

□谢宗玉

昨天,班主任打来电话抱怨,“你儿子这次语文测试倒数第一。”我保持沉默,羞耻期早过了,地上就算有缝,我也不会钻。班主任知道我是作家,上学期还被邀请去他们学校讲座,在1700多名同学面前,谈论如何写作文。我不是那种在公开场合能说会道的人。两个小时,我如坐针毡。既为自己那可怜的普通话,也为谢同学枯萎的写作能力。两者都这样了,我居然还上台?

我完全是被逼的。廖同学认为这堂课,我讲也得讲,不讲也得讲。两个理由:一是唤醒谢同学的虚荣心,让他知耻近乎勇;再是,我若却而不去,怕谢同学日后不被待见。但昨天班主任的这个电话,证明我做了一场零功效讲座。

我和廖同学都是中文系毕业,家里别的没有,徒四壁闲书,我们从没担心谢同学语文不好。不管是先天基因,还是后天环境,他都有理由这么拔尖。我们的主攻方向是英语,从幼儿园起,就送他上课外班,扔进去好几万。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趁早送他出去,以便将来盘块洋地,抱个洋妞,生堆洋崽。什么是爱国?把彩旗插到别人的地盘上去,就是最大的爱国。咱不跟同胞们抢有限的生存资源。

上学期长郡双语中学期末考试,近2000学生有7位高人英语满分,谢同学是其一。而谢同学其实并不是一个考试型选手,他的应用能力更强。他现在看英文电影、听英文广播几乎没有障碍,打开视频,可以直接与大洋彼岸的外教漫聊。有时我用劣质的普通话骂他,他则用很纯的美国腔反唇相讥,把老子我气得直跺脚。回头问廖同学他说了什么,廖同学阴着脸说,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按说,我们得高兴才是。可不知为什么,坐在书房,面对四壁汉书,我内心居然有一种类似前清遗老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不是我一个人有,语文已遍及到要伤害民族自尊心的程度了,所以教育部门才宣布要加大外语考试分值,降低英语分值。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是非常必要的。要不然,迟哥儿当年没成功的文字革命,现在这帮兔崽子会兵不血刃地弄成功。但廖同学为这事,好几天都骂骂咧咧,儿子最好的科目不能获得最大的功利,自然要骂。

谢同学数学、物理、生物、地理还好,政治和历史一般。可这个时代的读书机器太多了,“还好”和“一般”便意味被淘汰。一个作家朋友的儿子与谢同学同年级,一个典型的读书机器,每次考试,7门功课,总分扣分从没超过20分。简直不是爹妈生的!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我们读书那会儿,高分就像独木高耸,低分则是灌木一片。现在的高分却呈蘑菇云状分布,密密麻麻,都挤在上面。多考5分,排名便可甩开人家100多个名次。反倒是低分段,稀稀拉拉几个人,寂寞地做了撑起“蘑菇云”的孤柄。

成绩好的同学,除智商和种科学习秘诀外,依我看,关键还都有一颗争强好胜的心。那个作家朋友的儿子如果考第二名,他会大哭一场,几天不见一笑。谢同学班的学习委员,有一次地理考95分,当场就在教室里哭鼻子,因为没进前10名,而前10名,是她的底线。

谢同学缺的正是这颗争强好胜之心。从幼儿园到现在,每次考试,谢同学都只知道自己多少分,前后左右的人多少分,而班上那些学霸们多少分,他一概不知。我要知道他们多少分干吗,这个又不会考!”一脸的天真和愤怒。我们只想吐血。

谢同学现在这学校,其最大特点,就是把百炼成钢的重任,交给了无穷无尽的考试。谢同学刚入学便考试,然后以成绩排名来划定学号。好生差生,一目了然。之后,不管大考小考,都会排名。昨天班主任说他倒数第一的那堂考试,仅是默写两首古诗,谢同学错了5个字。

廖同学不肯接受谢同学平庸身份(学号)的划定,从第一场考试排名后,她便采取了全场紧盯盯人的战术,谢同学每天的时间便只能以分钟计算了。学校离家远,本该住校,但谢同学的自理能力和自控能力太差,廖同学不放心,只好走读。

目前我们的时间表是,6:30起床,7:20到校。谢同学的早餐就在车上解决。吃早餐的同时,还要练习英文听力,我车上的英文碟一大摞。晚上6点,我在校门口接他。回家路上,他一边接受近视仪的按摩治疗,一边继续练习英语听力。这样每天来去共个把小时,也没有浪费哪怕一分钟。

一路披星戴月,晨风夕雨,车厢内“鸟语”横行,父子俩相对无言,这些都按下不表。回到家,谢同学的所有权就归廖同学。一张大桌子,谢同学在这头,廖同学在那头。这头谢同学无精打采地做着作业,那头廖同学紧张兮兮地给他填抄汇集各科错题,给他计算做不出的奥数,给他在网上联系各科视频家教,给他在各大网店寻找复习资料。同时,在谢同学思绪云游之际,给他来声断喝。

曾经,天是蓝的,山是青的,水是秀的,廖同学是年轻美丽的,谢同学是笑容满面的。现在,天灰了,山秃了,水污染了。廖同学白发丛生,美丽不再;谢同学性格乖张,笑容难觅。母子俩像架起来的两只牙,多半时间在吵,小半时间在吵。我坐在书房,有时听得烦躁又绝望,恨不得把两个都灭了,再娶重造。

我与廖同学自大学毕业,就对应试教育表示极大的轻蔑。所以谢同学童年时,只抓了他的英语和才艺,其他学业基本采取放养之势。现在悔之晚矣。长沙四大名校的升学率是有目共睹的。而四大名校招生要求各科都要达A,少一科都不成。现在我们只能围着分数去转。至于素质教育,看不见,摸不着,无法造成,就不知从何处下手。就像各国政府首脑,不知人类福祉究竟何在,只好一味追逐GDP。而谁知道这个GDP带给人类的究竟是幸福还是灾难?

这种紧盯盯防的学习方法,自然事倍功半。谢同学只在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全A。这之后,节节败退。现在已退到班上20名之后,全年级400名之后,并且还在后退。这个成绩,是上不了四大名校的。

但为了这个成绩,我们家已努力到了快要散架的地步。我与廖同学的“三观”皆同,生活差强人意,跟祖国一样和谐。但因为不同的教育方法,我们有一次都进了芙蓉区民政局大门,好在没带户口本,不然这婚就真离了。

现在廖同学有所妥协,晚上虽然还守着,但那只是尽人事,听天命。她知道自己代替不了谢同学,“包办”不对,紧盯盯防也不对。她插个耳机,在电脑上连续剧。只有谢同学问到她时,她才赶紧按下暂停键,第一时间去授业解惑。

种下龙蛋,收获跳蚤。谢同学的洋洋过海梦算是破碎了。我甚至已开始将他的当作“啃老族”在规划了。廖同学认为我大悲观。她对谢同学仍幻想她。她说自己小时候的懵懂与现在的谢同学颇为类似,都读高二了,还不回同学家玩,气死她老爸一跺脚,把十几条蚕宝宝踩成泥浆。结果她惊醒了,高三时学业突飞猛进,进入全年级前3名,大学考得极为顺利。

谢同学身上会有奇迹出现吗?即便有,恐怕也太迟了。这个学期,谢同学就要参加生物、地理会考,如果达不到A,高中就莫想进名校。何况,廖同学的奇迹也只是昙花一现,其实以她的智商和领悟力,完全可以拥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美好人生,现在却委身于一个平庸的男人,实在是莫大的耻辱。廖同学之病,仍在没有一颗与人争一长短之心。而上进心不强的人,这一辈子就莫想站在高山上吹天风。这其实也是我们全家之病。现在独怪谢同学,岂不谬哉?

我在想,老鼠生儿,最好别制定高不可攀的威风计划。要不然成不了风,连打洞的本领都忘了。与我身上流着同样血液的人,基本都在珠三角做体力,谢同学从现在开始,是不是可以多练练哑铃什么的,练得一身腱子肉,以后去珠三角认祖归宗?这未尝不是一条出路。物以稀为贵,目前珠三角劳动力短缺,听说我谢氏家族2000号男人平均工资在5000元以上,比我这个一级作家高多了。

简言之,我家的教育,就是成功地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完败的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

着幼女的手,我们一起在他家旁边的山岗上漫步,地上满是金色的哈日嘎纳、白色的火绒草,草丛中的那只早獭匆匆朝自己的洞穴跑去,素食主义者胖墩墩的身体显得有点笨拙。远处山岗上还有一只静静出神的秃鹫。

卡迪哈尔,你知道吗?你是第一次见到我的这位老朋友和老师。出生在吐蕃特阿柔部落的僧人洛布且,1958年他和上师普门活佛一起被捕入狱。释放后还俗成了家,就在祁连县的野牛沟乡大尔龙生产队放牧。“文革”结束后又穿起袈裟念经为生。

我们坐在山岗上绿草和野花丛中,洛布且的儿子说自己今年大病了一场,左臂瘫痪后,在西宁住了一段时间医院。现在好点了,但没法骑摩托。要知道,现在的牧民不能骑摩托将意味着寸步难行。

卡迪哈尔,你知道吗?我曾在这里有许多旧相识老

云

——写给女儿的信

□铁穆尔

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去世了,野牛沟的胖老人马家阿米,拄着一根木棍的忧愤老人加木桑昂然,住在县城的驼背老人撒白勒……他们有多少故事啊,忧伤辛酸而又阳光灿烂。

我们从山岗上缓缓下来到房间,洛布且老人和我又聊了会儿。吃了羊肉面条我们就告辞,奶奶送了我们夏天新做的酥油和曲拉。奶奶是出生在青海湖畔的和硕特蒙古人,是在1958年冬天那场可怕的大搬迁中来到了这里。

合影留念,握手道别,说找机会再来看他们。但我心里突然想这次会不会是和洛布且老人的最后一面呢,我看着他紫红色的袈裟和黝黑的面孔。在他蹒跚的脚步下,暖暖的青草地上,一群黑蚂蚁在奔跑。洛布且的儿子跳小溪送我们到车旁。奶奶和小孙女坐在台阶上目送我们。沼泽泥土中的那两只野鸭早已飞走了。

二

沿着巴孜图川和黑河源头的河水溯流而上,两条平行山脉间的公路蜿蜒消失在西边土耳其根大坂那边。祁连山南麓的群山草原,神圣的巴孜图山川。悠悠白云飘,青青芳草地。我们就在这温暖的青草地和牛奶般的白云间走着,像青草丛中那些黑蚂蚁。

你知道吗,卡迪哈尔,凝视着山川间满目的白云,让我想起很多但很快又什么都不想了,我沉醉在白云间。

我年轻时的幻想大多已被飞驰的云朵带走了。我们站在寒冷和温暖交替的大地上,仰望那高不可及的蓝天和白云,那里是惟一幸存自由的地方,而自由和梦想永远在那里向人们召唤。天空、云和风仍然在顽强地改变着大地上人们的情怀。当你凝视着无边的山峦上那朵朵被风吹动的白云时,往往会精神百倍激情满怀,那久久缠绕着你的极度忧愁会跑得无踪无影。在清澈蔚蓝的天空上,那一层薄薄的像海浪般涌动的白云,常常会让你寂寞阴沉的心房阳光灿烂,也许会产生一种善良的情愫,会有一些想去热爱、理解和帮助所有人的强烈冲动。

广阔寂寥的大地之上布满厚重的青灰色云海时,总是让人无限向往那未知的生活和难以预测的前方,而那一己的悲伤和痛苦在此刻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啊。晴朗的夏



范儿

□张惠雯

如果要用一个英语词来表示“范儿”的意思,可能比较接近的是“Style”。因此,就有人把近来在网络上大红的韩国歌曲《江南Style》翻译成《江南范儿》。

Being stylish,也就是有范儿。不少人也可能会觉得是否有范儿根本就不重要,仅是个外表的问题,但我们中国有句古语“相由心生”,那么是否有范儿其实就是和内在精神世界紧密关联的一个问题了,这样的问题怎么会不重要呢?我在中国的城市里看到一些民工、乡下人,他们看起来畏缩、怯生生或者故作粗野,这是因为他们心里畏惧,在这个势利的社会中,他们深知自己遭受歧视,而且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保护他们的权利,那么,在他们身上,你怎么能看见由信心产生的“范儿”呢?

相比之下,我家附近Target超市外面收小推车的黑人叔叔就很有范儿。他总是衣衫整洁,声音洪亮地和每个人打招呼,他从容的步伐和动作甚至

日,那一朵朵像大象或白牦牛般的白云在碧空中飘啊飘,让人心思安详而有淡淡的忧郁,是渴望还是莫名的乡愁?傍晚那火红壮丽的晚霞却让人对脚下这沧桑大地和朴实平静的生活流下热泪。有时,在高山牧场从天上到地下布满浓浓的云雾时,会让人渴望忠诚纯洁的友情。当你一个人在深秋的云雾中迷路时,当你从旷野上那座孤零零的黑帐篷走出来后,看到那漆黑的云朵和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时,会明白人的一生中无比珍贵的是什么。而冬天在雪山之巅猎猎寒风中那一团团云,像飘扬翻卷的战旗像纵横奔驰的马群,总是让人热血沸腾,渴望和风暴结为亲兄弟,而让那人生的枷锁滚得越远越好……云,的确和梦想、精神、沉思是联在一起的。

群山草原上的云朵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方不断飞驰而去。

我只想和白云说话。

天空中的行云啊,你把雨水温柔地洒向大地,你又抛下我们独自飘向灿烂的星空,你总是让人们等待和盼望另一个友爱祥和的国度,你却又让人们在脚下冰冷恐怖的大地上绝望和灰心……

低垂在山峰上的云朵渐渐暗了下来。我在路旁的沙棘丛中拾了一些准备用来喂桑的干柴,离开巴孜图川拐入朝北边的夏日哈达(现在叫鞭麻沟)公路,盘旋而上到了祁连山分水岭。我们下车去喂桑,把干柴堆放在潮湿的高山草甸上,柴堆下面塞了报纸。风太大,好不容易才用打火机点燃柴火。冷风中火燃得很慢,我们在火堆上放了喂桑的食物和三条白哈达,朝着桑烟磕头祈祷。

“唉!悠悠白云之下,青青芳草之上的芸芸众生……”

草甸上的泥水透过裤子很快浸入膝盖和腿。我相信,神就在云端静观。

“神啊,让这大地安宁吧……”

抬头远望,山巅的那一团团沉重如心事般的乌云,很快被强劲的秋风撩向四面八方,把雨滴洒在纵横的沟壑山谷和片片树木中后又飞走了,不知飞向哪里。

三

卡迪哈尔,你在遥远的北国之都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你像是一朵游弋在天边的白云,每年杜鹃飞渡或大雪纷纷时,你都会从那望眼欲穿的地平线款款飘来。

如今,冬天已经来到祁连山。而来自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泰加林的风雪首先会掠过你的头发和脸庞。你肯定会想起祁连山的云和群山。此刻,祁连山的北麓,覆盖着雪的群山随意起伏着,像是大海中的银色波涛,蓝色天幕下的雪山一片洁白,山上到处都可以看见从雪中露出的嶙峋山岩,青黑色的。雪山下是成片松林和盖了一层薄薄白雪的山地草原,可以清晰地看见雪中露出来深黄色枯草和淡黄色泥土。夕阳下,山的阴影渐渐多了起来,就像是少年迈的祖父和祖母眼神里的那些思念和忧伤。

无论是雪山、松林还是长满黄草的山坡都笼罩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的蓝色。这比夏季我们在巴孜图川看到的蓝色要虚幻多了。

湛蓝的天幕上只有一朵神定气闲的白云,神在雪山之巅晒太阳。远处还有几抹渐渐要融化在天空中的云,淡的几乎看不清。一朵云的变幻要比人心快得多。

唉!天空中的云啊,你为什么总是像老虎一样耽视着又像是受到惊吓的野兔胆怯地奔跑。你忧郁、寂静而安详,你暴烈而疯狂,你如泣如诉又冷漠高傲,你充满了甜美的沉思和博大的胸怀,人世间有多少事在你的目光中在你的羽翼下发生。

云啊云……

近年有个流行的词,叫“范儿”。这个词其实早已有之,北京话说谁谁很有范儿,是指这个人很有样儿,这当然不是仅指模样,而主要指他特殊的派头、风格、精神气质。这个词遭遇了相当时期的冷落,大概是因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天天搞内外的革命斗争,大家不重视样子和气质了,真正的范儿反而会成为灾难。这个词近年却“复兴”了,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一本叫《民国范儿》的书的出版,随后又有较为喜爱民国文化的知识分子如陈丹青等人的推波助澜,于是大家都谈起“范儿”这个东西了。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北京范儿”、“中国范儿”各式各样的关于范儿的说法。国际巨星巩俐气场浩大、艳压群芳,被称为“女王范儿”;有的女星走知性路线,盘起头发,穿起经典的香奈儿套装,被称为“知性范儿”。

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但关心“范儿”毕竟算是一件好事,尤其考虑到中国曾经经历过用块香皂都会遭批判、满街只有军装绿工装蓝的特殊革命时期,目前又正处于被“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一切用价格来衡量”等暴发户价值观念熏染的时代。在人的模样、气度方面,目前的问题是权贵们显得过于骄奢粗俗,底层人则看起来太过卑微畏缩,而无论是在所谓高层还是底层,一种健康、自然、坦荡,可以用“风华正茂”来形容的精神气质都比较少见。

称得上优雅。他虽然和富有毫不沾边儿,工作很辛苦,但你从他脸上看不出有一丝一毫遭到贬损、侮辱的痕迹,更看不出他有任何低人一等的感觉,他的气度之坦然让你感觉到即使他见了总统,也不会有丝毫的胆怯、慌乱。在许多美国餐馆,那些侍者虽说不像我们的餐饮服务那样是挑选出的年轻二八姑娘小伙子,但大婶儿大叔、玉环飞燕、黑的白的都各有各的范儿。他们态度坦荡自然,有些还爱和顾客谈笑风生,无人觉得自己从事服务业就有失尊严。相反,要是顾客对那些个侍者无礼,或者故意摆臭架子挑肥拣瘦,那等于自取其辱,其他人都会觉得此人粗鲁、没有教养,餐馆老板更不会不问原因就责怪自己的员工。大家都认定这么个死理儿:从事各个行业、各种身材长相年龄的工作者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

我喜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范儿,自己的Style。有自己的范儿当然要关心、照顾自己的外表,但不要肤浅地认为外在的装束就是Style了。事实上,“范儿”的真正养料不仅是一个人的审美修养,最主要的还是他对生活的理解、信心和热情。没有底气、内心没有尊严、感觉自己不如尊重他人的人绝不可能有范儿,如果硬说自己有,那也只能是装出来的、假冒伪劣的范儿。